

生死

悲欢

离合

苦乐

祸福

善恶

成败

是非

凶吉

真假

贫富

得失

生死

悲欢

离合

苦乐

成败

祸福

善恶

凶吉

是非

真假

贫富

得失

生命中的软与硬

蒋子龙叹人生

蒋子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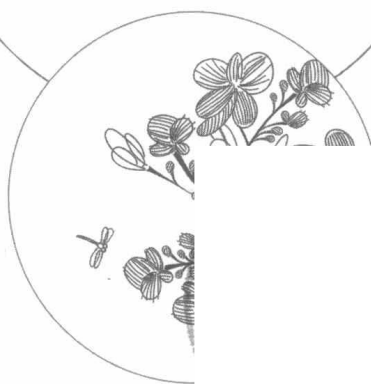


非外借

生命中的软与硬

蒋子龙叹人生

蒋子龙◎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命中的软与硬 / 蒋子龙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8

(大家小品 / 陈桥生, 吴小攀主编)

ISBN 978-7-5360-8433-9

I. ①生…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681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黄玉雯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生命中的软与硬 SHENG MING ZHONG DE RUAN YU Y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375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生命中的软与硬

生命中的软与硬·····	02
大山如山·····	06
慈祥的火·····	10
只听音乐的师兄·····	17
1954年的除夕夜·····	23
五台山车祸·····	26
曹禺的“世纪苦闷”·····	32
“鬼才”的佛缘·····	39
死亡的智慧·····	42
悲情与自豪·····	46

我的1975和1979.....52

难得一笑.....61

养生先养心.....64

重会金斯伯格.....67

剑桥的婚礼.....76

一起慢慢变老.....90

黄天厚土

黄天厚土.....98

城市的灵魂.....103

天津性格.....107

邯郸一梦.....113

泪厅.....117

越南人的性格.....120

日本的地震性格.....132

俄罗斯的大和小.....136

生动而温暖的墓地.....140

若明若暗“风水学”.....144

莫斯科的“假牙”.....152

大本钟·····	154
自杀的胜地·····	158
巨人的动手能力·····	162

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

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	168
不虚此行花果山·····	172
赛里木湖畔·····	177
大别之山·····	188
龙在林海·····	192
寻找西北风·····	195
龙隐洞记·····	198
横琴发新声·····	203
扬州借景·····	207
“黄埔”是个村·····	213
红豆树下·····	218
千年银杏谷·····	223
“让子弹飞”的地方·····	226

生命中的软与硬

人活一生，说话的时间肯定

要比吃饭的时间长，不要说

人到老了，即便是人到死的

时候，也很少有坏舌头的。

用牙齿把人咬死太难了，而

『舌头底下却能压死人』。

生命中的软与硬

去年一位朋友掉了牙齿，换上一口假牙，洁白而整齐，他却经常抱怨感觉不对了，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我对此不甚理解，看上去他的假牙比以前的真齿还要漂亮坚硬，只会使他变得年轻了，怎会发出老之已至的感叹？

前不久我从外面回到家里，有点渴也有点饿，见桌上摆着一盘洗好的名叫红富士的苹果，拿起一个就咬。这种苹果肉质紧密，被我咬下了一大块，却感到自己的嘴里有点不对劲儿，赶紧吐出苹果，才知自己的门牙少了一颗，那颗牙还插在苹果肉里。

这对我打击可不小，对照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嘴，果然变了——掉了一颗牙不仅使整张脸都变了，甚至连气质也变了，我把双唇噘起来像老大爷，把嘴瘪进去则如老太太。我对着镜子反复演示，一番感慨，一番痛悔，一番愤怒，是谁搞出的这种鬼苹果，还起了这么个怪名字，我对他有“没齿之恨”！

说来也怪，牙齿是人身上最坚硬的东西，到老的时候很少

有牙齿不坏的。舌头是软的，且运动量比牙齿还要大；吃东西的时候用牙齿也要用舌头，而说话的时候只用舌头不用牙齿。人活一生，说话的时间肯定要比吃饭的时间长，不要说人到老了，即便是人到死的时候，也很少有坏舌头的。用牙齿把人咬死太难了，而“舌头底下却能压死人”。

原来世间有许多硬的东西最终都要被软的东西所战胜。水是软的能穿透硬的石头，能锈蚀硬的钢铁。硬接受软的保护才能经久耐用，骨头是硬的包在软的肉里才安全，到老了硬的骨头就会变疏松，易断易碎，而软的肉老了则变粗变韧，蒸不热、煮不烂、嚼不动，硬的轮毂要配上软的轮胎才转得轻快而又耐磨，即便是火车的轮子，轴上也要垫软的弹簧。硬的枪炮要受软的政治的操纵等等，难怪比尔·盖茨靠“微软”能成为世界首富。

为什么软比硬会更强大呢？

也许世界本来是由软物质构成的，生命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阳光、空气、水，都是软的。构成地球的“三山六水一分田”，水和田都是软的，山又怎知不是由软变化而来的？硬的钢铁其实是把各种元素烧软后炼成的，硬的陶瓷也是由软的水和土烧成的。把任何物质无限地分解，追到老根上去恐怕都是软的……

由此想到生活，想到男女：人类一直认为男性应该是阳刚之势，雄壮、强硬；女性应该有阴柔之美，温良、娇弱。事实果真如此吗？即便从生理上讲，男性的所谓硬，所谓强大，

是短暂的，是靠一种软性的荷尔蒙物质支撑。一旦这种物质泄出，立刻就蔫就软，若非要以软硬论成败，任何男人最终都要败给女人，没有这种失败就没有人类生息的繁衍。

真正强大的是阴柔，是女性。

物质社会发展到今天，男性想维持表面的短暂的强大都遇到了麻烦：目前发达国家已有20%以上的夫妇没有子女，有人预言到了2000年，50%的美国男子将没有生育能力(引自1994年11月18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这当然是环境污染的结果。照此下去，有一天男性将会从地球上消失。

为什么环境污染最先受到伤害和受伤害最重的是男性呢？不正说明了阳刚不刚、硬的脆弱吗？妇女们曾焦急地呼唤过男子汉，千呼万唤的结果，严格意义上的男子汉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有些男子对此感到不好意思，开始借助于手术隆胸，练肌肉，一有机会就脱掉衣服炫耀自己的肌肉，西方人称其为：可悲可叹的“花花硬汉”。这正是男性的一种失败，已经不能通过内涵使女人感兴趣，只能靠外形去加以引诱。

经过这样一番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失去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优势，可以冷静地思索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哪些时候硬，哪些时候软，硬的后果如何，软的结果怎样……发现凡是由着性子硬拼、硬碰，都容易惹起麻烦，对自己的伤害也大，凡是软中有硬、外软内硬，效果都不错。软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同烧瓷器一样，是一种水火功夫，一种品质的提升。

到掉牙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虽然有点晚，但总比

“死硬到底”好。人到中年以后骨质开始疏松，恐怕更应该重视软功的威力。以柔克刚或以柔养刚、以柔抚万物，但又不同于“老滑头”“老油条”“老奸巨猾”，才是人生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的境界。

大山如山

最近读到铁凝为《贾大山小说精选集》所写的序言，心里似出了一口气。其实这本书早在17年前就该出。当时大山病重，朋友们策划要为他出一本小说集，一位名动全国的小说家，怎可还没有结集出版过一本书？但几次跟他商量都被拒绝：你们难道觉得我快不行了，出本书安慰我？经他这么一说，出书的事只好先搁下。写书的人能经得住出书的诱惑，何况还自知得了绝症，足见大山是老实人，更是明白人。

1979年他以短篇小说《取经》成名。次年早春，一个国家级的权威刊物请他进京改稿，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小镇上的将军》作者陈世旭等四位当年轰动文坛的作家，他们还被告知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稿子改好后被留下来等着参加发奖会。可真正到了发奖的日子，其他人榜上有名，唯独没有贾大山的《取经》。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也是对大山不负责任，甚至没人出面向他解释一下，以前关于他获奖的消息是怎么散出来的？那个时候的文坛水很深。这种事又只能胳膊断了往袄

袖里吞。大山客客气气地跟大家告别，提着兜子直奔永定门火车站。我至今脑子里还印着他离去的那一幕，心里有同情，却也不能不赞他是条汉子，大山如山，兀自不动谁人能欺？

几个月后，中国作协开办文学讲习所，我又和贾大山相聚，他依旧是短平头，紫红脸，线条硬朗，神情随和，平时话不多，却常有妙语，大家都很喜欢他。时间一长同学们还发现他有一绝活，自己写的小说，竟篇篇都能背诵下来。有时晚上没事，我们就坐在操场的篮球架下，撺掇他背小说，他的故事精到，总有耐人寻味的东西。我问他是不是每写完一篇小说还要下功夫背熟？他说还用得着特意去背吗？自己用心写的东西怎么会记不住呢？这有点像特异功能，讲习所里再没有第二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他喜欢唱戏，尤爱京剧《失空斩》里诸葛亮的唱段，百唱不厌。我也喜欢京剧，但一张嘴就是唱歌的味道，大山说我是“京剧交响乐”。他合群合人，经常要给同学们唱两口，便拉上我给他帮腔，作为角色转换之间的过渡。

讲习所结业后组织大家去北戴河休息两天，那时候能去一趟这个久负盛名的“夏都”是难得的机会，到临出发时大山突然说不去了：“趁你们都走了，宿舍空着，我把老娘和妻儿接到北京来玩两天。”男人顾家不算新鲜，像大山这样一个据说在家里有“绝对权威”的大丈夫，心竟如此细致体贴，一下子让大家的心里都有所触动。车开动后还有两位外地的作家叨咕，后悔早没听说贾大山有这一招，不然也可以学他把自己的家人叫来游览北京。那时讲习所每间宿舍住四个作家，正好能

住得下一家人。

一年后，我跟着车间的几个人去涉县铁厂出差回来，过正定时突然很想念贾大山，就一个人下车去看他。在正定县城里他有一个独门独院，院内花木扶疏，整洁幽静，北侧一拉溜四间正房，我眼馋地对他说：这简直就是神仙洞府！难怪你身上有股仙气，平时还真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赶紧支使儿子：去喊你娘回来做饭！很快，大山的爱人小梅就一溜小跑地回来了，满面带笑，清爽大方，不大会儿的工夫就摆上炕桌，像变魔术一样弄了一桌子菜。此后不久他担任了正定县文化局长，修复古迹，保护文物，尊重艺术规律，扶持文艺团体，干得有权有眼，赢得良好口碑。

到1996年夏天，我借去石家庄参加一个讨论会，跟着铁凝再去看他。正定县已变成石家庄的一个区，楼群林立，贾大山那可爱的院子已无迹可寻，给他换成了公寓楼三层的两个单元，倒也干干净净，宽敞明亮。房子变人也变了，由于刚做完手术，大山身体瘦弱，所幸精神不错，谈吐依然风趣，还给我们清唱了一段《空城计》。我陪着他说说笑笑，心内却不无忧虑，他腹部经常剧痛，是切除的食道癌转移到肝脏上了。过了没多久，接到石家庄市委一个干部的电话，希望我能通过柯云路找个气功师为贾大山调理一下，这才叫“有病乱投医”。阴差阳错我未能联系上柯云路，就从河北传来消息，大山病况告急。

但大山仁义，让家人和亲戚朋友高高兴兴地过了春节，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大山走了。我接到这一消息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心里搅动着许多沉重而复杂的感觉……

慈祥的火

秦兆阳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没有惊动他自己——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前不久，他还对女儿说：“我的文章没有做够，书没有读够，画没有画够，字没有写够，人没有做够哇。”

和他住在同一间大病房里的20多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位将会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干”；更没想到他会死在普通百姓中间，死得这么仁义，不吵不闹，不兴师动众，静静的默默的温慈地告别了大家，让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间。

——这就是秦兆阳的风格。

多年前，在北京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秦兆阳没有出席这许多年一度的“文坛盛会”，选举的时候却得票很高，在前几名之列。当时没有人公开说破这一现象，但有相当多的人记住了这件事，并生出许多感触……

因为秦先生自1978年复出文坛以来，不“炒”别人，也不

被人“炒”。但他从不对别人使用的各种“炒”术发议论。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成功地躲开了文坛的热闹，几十年来在所有著名的会议上、在电视上，绝对找不到他的影子。

可他本来是一个无处可躲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先以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深刻有力，大气磅礴的作家。继而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题，发出雄浑的强音，震惊文坛，被批判了20年，被摘引了20年。无论批判者或称颂者都无法超过他，这篇文章成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巨石。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披坚执锐，扶植新人，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是经他的手问世的。

此后他到广西过了20年“右派分子”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之后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用冯牧先生的话说，秦兆阳是大作家、大编辑家、大评论家。这样一个人物能往哪儿躲呢？

况且他又多才多艺，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我见过先生为我画的墨荷翠鸟，笔风飒飒，墨浪滔滔，荷秆高二尺，一笔贯到底，挺直灵逸，雄健质朴。时下正是“全才”走红的时候，先生却默默地躲开了时尚。他并不轻视时尚，也不鄙视喜欢热闹的人，有热闹才叫文坛，才叫社会。直到去世他没有出过一次国，当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我不想以出国与否论雅俗得失，我就出过国，到国外看看是我所希望